



新刊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之六

華亭狀元錢福編集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劉禹錫
權德輿

子由
少持

東坡

劉禹錫山陽城賦曰山陽故城遺趾數雖四百之運終於此墟
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寶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
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蹈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
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
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恍虬變而龍摠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
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茅
迄武乃獲桓靈之欲從心於昏藝其夫

心狀而焚彼伊周不

世号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什也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号盖如山之不審使人得譬乎逐鹿固捷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夫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号噫嘻獨遺武号貽後王之元龜

子由論兩漢之患曰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亡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諸侯之太强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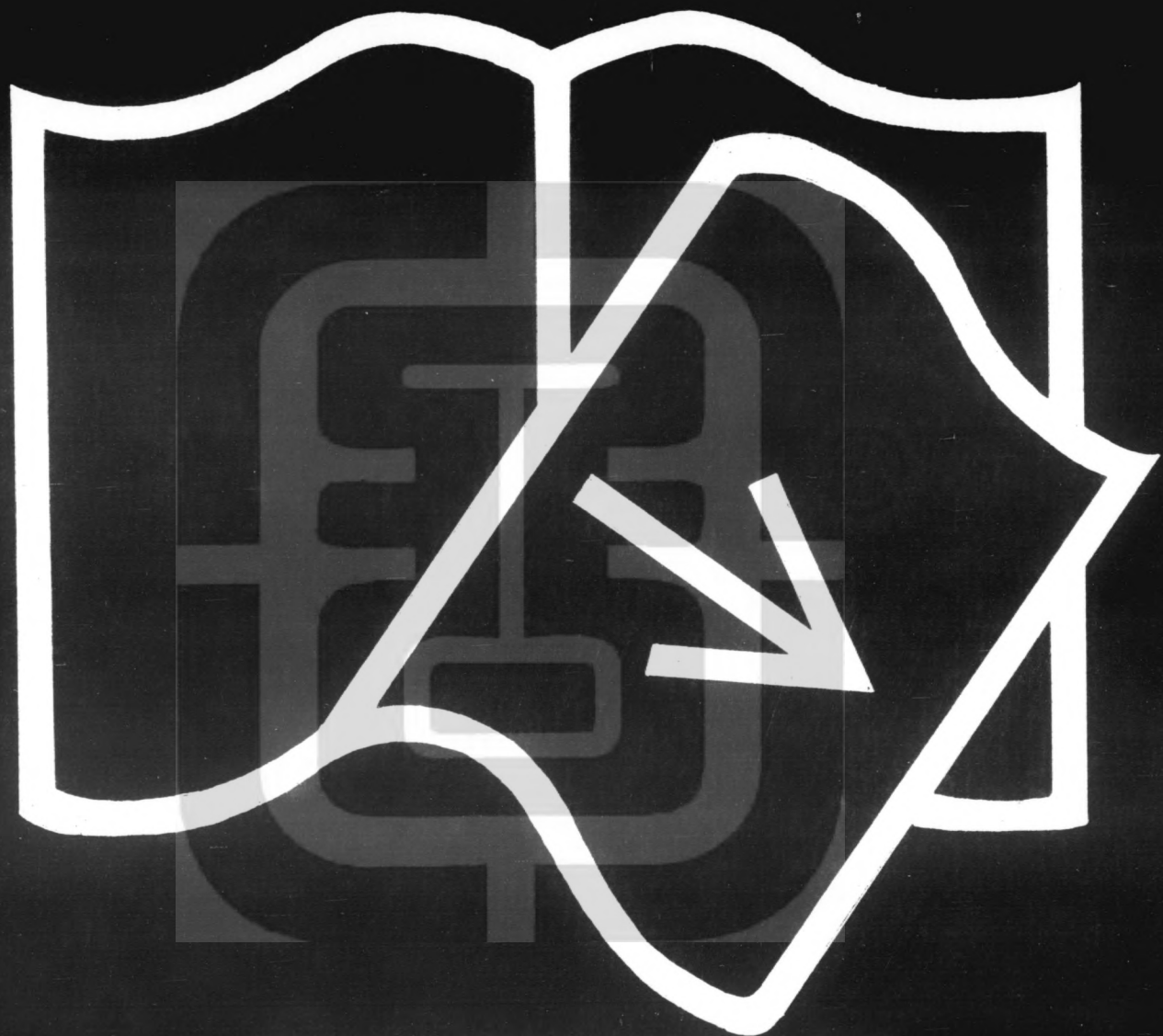
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也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立必皆死於此東坡論兩漢之衰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賣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焉也人為直而劉歆谷末

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之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阻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公卿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置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通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率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

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又論兩漢之亡於王莽曹操曰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人事立缺然反顧而

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而常喜天下之
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
夫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困其君之資以用力於
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
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上以
為無事乎其君上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
至於博上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
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
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
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徂天下
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

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
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
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
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
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
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
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
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取之也是以心
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十一而不失矣蓋天下之



P5

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亨也而不知天下之
爭心皆將翬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
速何則其不平者衆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
矣而三桓之子

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
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
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
冀席外戚之重貪矣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
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
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
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也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

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邠友狗一息之安
首鼠畏憚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之漢道日蹙結黨
錮之獄成闍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之漢室化為膏塗
蓋揀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
理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之就利違害策之醜窮太凡有
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
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
斯輕柰何禹廣以妄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之然獻吉莖
於露著沮立后於祿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耳心結舌
陰拱官變豈止然也方文熾焰之以燎原決湯之以襄陵投天
下於煙燬擠萬人於昏墊自代之下無不各雖史贊知言而

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然而辨有兩官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主只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王主明臣忠則無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尤則但取瞽瞍者而相之立土亦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笑何堯舜之或咨或吁商周之或夢或卜憂勤也。畏之若是然後為理邪。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辨公

子由曰高帝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卻通議斬鼂

雖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明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揚惲蓋寬饒害趙廣漢延壽惇然無惻但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路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居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時恩固位袁安任隗

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道誅敗蓋光武不任大
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
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未
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
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
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屬
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任
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
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
乎殆哉

王荆公委任論曰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
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
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
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
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為短何害焉
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
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
斤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
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已之心而實於其心則他人不
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夫故孝
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業當
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河武王嘉

師舟之賢而脅於外戚宦官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暨宦惟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脅於外戚暨宦惟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驅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

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之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有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羗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意何如耳子由論高祖光武明帝曰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

項羽會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
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光景
之際天下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略文
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於高
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辨者及其獲大位
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
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
讖者棄以一身任天下其知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
於明帝好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
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其父子不志之所止
君子不尚也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樂天

白樂天有木詩八首序曰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嬖毀圖身忘
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來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狼跋
扈壅君恣黨如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違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
又見外狀恢洪中無實用者又見附離攬勢隨之覆亡者其初
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云云

武帝上

袁紹少游東坡

少游曰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
豪俊傑持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損
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邪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

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老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而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扼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扼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

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軻越王句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間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拜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力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于竊以為知言也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之于官渡

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忠也乃殺
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
得而禍隨之吾乃今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又曰竊觀
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為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
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
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入年
而袁氏無遺種也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
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
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則合
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度斬送其
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夫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
十於小兒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
而齒斯毀矣可以殺兒 云云

唐子西非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曰禹見刑人於市下車而哭
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少相交善同起事而
紹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
哭之不以恩掩二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
民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赤壁之戰 子西

唐子西曰世之為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
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
益辨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

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淝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者固宜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由

東坡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

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必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夫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晉荀息知驍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拜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

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敢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五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獲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與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手由論賈詡劉曄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

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元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元德固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元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元德其

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栾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宣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又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何去非曰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執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

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
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
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
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兖州
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
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
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蹙袁術於
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
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
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呂為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
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
常內憚而共蹙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
役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虞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
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
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
而曹公晏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
以數乘危而微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
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
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
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
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
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鷲不肖曹公之筆而驅之北走烏

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
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
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
之役繳棹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
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中而棄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
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
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
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夷
虜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
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唯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
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

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寔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乎曹
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夫 又曰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
信曹公武雖以兵為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為書
曹公雖為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一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
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
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為韓曹也以韓曹未
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
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為兵固
不矣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
之言有所未既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
能斬陳餘遏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

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儔也譎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譎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六敵故常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為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為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為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造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曰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偽喜偽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寔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觀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天資機警挾漢以今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

蜀此其故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請將計畫有出於已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毗睚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常自詭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為烈與漢異也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唐子西曰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主襄三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大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王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能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操不追開羽

子西

唐子西曰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効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想必去重賞

以贖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
我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
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征烏桓辟田疇子西

唐子西曰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
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
反從騎驃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
法檢下故臣為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
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二故終身不受
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武帝下

孔融東坡

東坡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
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峻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
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
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
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平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
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
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唯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
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
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

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
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孔融禰衡揚脩魯直

魯直木之彬彬詩序曰曹公所禮三人孔融禰衡揚脩嫚侮操
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黃祖融晚乃覆巢獨揚脩才慧數解
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其文公雅故不足以貫
死嗟乎脩黃犢子有致遠材一努其臂死於隆車之轍曾不如
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齋邑南何而蔽於
隔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惟數割則止之
相室曰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
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

者猶藏其穎雖然陽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策虞公而去
之豈可固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詩曰木之彬彬
非取異於人可宮室則斬則伐可籩豆則將擷草之耳耳非求
顯於世中芻牧則刈則鉏中鑿味則剝則相非以其材故耶是
非之岐利害薰蒸嗟入道之多患彼草木尚無情吾嘗觀於若
人夫巧於辨人拙於自辨以勤乎天機不周乎昔變罪莫恪於
德有心禰莫深於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其蠹賊禰不在心見其
冕笄之人皦皦自鮮行於衆沔之前嶢嶢不讓立乎幾埤之上
積小不當是以亡其大當悲天弄天以當物十常中其七八
引莫耶以自殘駭兕虎之竊發禰集於所忽怨棲於榮名易其
言則害智用其智則害明為君子則柰何獨見曉於冥冥

華佗 禹錫

劉禹錫論曰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曾公所怒尚文若請曰
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
遂拷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歎嗟乎以操
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
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直可長諸亦可惜諸原夫史氏之書
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
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恚書焉後之或者覆用是為中實悲哉夫
賢能不能無過苟實於理矣或心有寬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
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
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
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
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
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
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然權則曰曹孟德
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
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荀彧 溫公 子由 扶牧 子西

溫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
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
不羞而佐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

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合魏武將誰
事哉齊桓之昔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功也建安之初四海蕩
覆尺土一人皆非漢有荀彧佐魏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
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
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于糾而荀彧死漢室其
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則則此
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
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櫃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怪愚以為
孔子稱文勝質則史九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此
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
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
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杜牧題荀文若傳後

曰荀文若為魏操書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
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皋凡為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
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世皆曰
曹馬且東漢崩裂紛彼都遷主捕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
帝於徒步因卧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
安全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誦狡豈可與操比哉若使
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歎於三
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糾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
滅其國桓靈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
可以壇埤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

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使無操復何人為
蒼生請命乎教盜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
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子由論曰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
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光識
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
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畧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
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
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
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
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

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
代之事至子方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子西論議者謂或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曰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
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
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
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
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
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
得非之

曹氏代漢 曹直

魯直詩并叙曰曹公自以勲加宰衡文封西伯蟬蛻揖讓之中
而用漢室於家巷更黨錮之灾義士忠臣耘除畧盡獻靈之間
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
太阿而用穎以司一世之命左右無不得意引後宮於鉄鉞如
刈蒲茅夫婦俾使得罪家人猶為謝過而親北面受命之君自
以為未知死所嗚呼厲伶王其誰曰過言雖然終已恭遜腹毒
而色取仁任不以易漢姓者何也漢之末造雖得罪於社稷膏
鯁之臣而猶不得於民故相與愛其名耳余聞曰道揆以上稟
不足而明有餘不在社稷而數有功染盛殆其不繼哉感之作
曹公詩一章南征北伐報功頻劉氏親為魏國賓畢竟以不成
霸業豈能於漢作純臣兩都秋色皆喬木二祖恩波在細民駕

御英雄雖有術力扶宗社可無人

管寧

東坡

子由

東坡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
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
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為用然終亦不
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
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耳管
幼安懷寶避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
身不屈亦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子由管幼安畫贊并引曰予自龍州還穎川十有三年杜門幽
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

一人焉曰管幼安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安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耳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秦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首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阮入蜀依劉璋先主特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云云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上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歸自東海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蒸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子西

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

不少足以辨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
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
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交豈三人相交而
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
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

臧洪為張超死

少游

少游論曰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愚觀
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
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
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
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
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
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
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
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
為已死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
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
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
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
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
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

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唯以然諾不終為魏禰亂不解為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揚子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

東坡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辨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中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

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葵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視之侍者服飾玩翫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鄢嬰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文帝

文帝受禪

柳子厚

柳子厚論曹丕言舜禹之事曰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受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得於天下之上柰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於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

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安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遜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曉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益矣丕之父攘袖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

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志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能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子西論孫盛非蘇則發服曰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

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臯音使人聞而惡之

賈詡諫伐吳蜀

子中

手由曰用兵之難蓋有冰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川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勝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視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宋符堅

雖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讐謝安棄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折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司徒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子西

子西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之蕭望之者當不為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欵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為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視

以謙遜蓋將為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以弗臣況未服而強之邪前此加權封爵而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為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賜羣臣沒入生口子西

子西論孫盛非華歆出嫁沒入生口曰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名為偏宥哉使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于禁溫公

溫公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

之可也乃晝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徐幹 會子固

曾子固中論序曰愚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賞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三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大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雅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

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迄於濁

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 云云

明帝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為正 子西

子西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為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為

得天統以建子為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義和舜典巡狩觀 殷

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

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為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

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為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

後之學者以為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應

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天

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

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大水
商人以建丑為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為
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
丑為正其取義安在哉足以知其不然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為正子西

子西曰權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
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
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
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
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戴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殂彗
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國
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
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
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

張掾出石時人以為魏晉之符子西

子西曰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
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犧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
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
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司馬懿陳群曹休曹真並以大將軍開府子西

子西曰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
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為大將軍開府京

師此何理邪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
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今長
文亦為此餘無足道矣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 溫公

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
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故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
生真偽相冒要之本在至公至明而已夫為人上者至公至明
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
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
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
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

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
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
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
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
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狀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
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者也安得豫為
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而不能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
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
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者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
復為之善法繫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
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

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莫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為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君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制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鯨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謂責其且夕之効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夏侯玄何晏

東坡

東坡曰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深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自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司馬仲達

何去非

何去非曰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於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

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
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
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符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
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
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
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
其不為已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於始者
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
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
夫取魏之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曾公才
策士而倚之為著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
仲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則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
而文若出於百營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為之腹心而遂去其
憚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釋甲
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
以為能而求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
嚮不殄雖曹公有所不迨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
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
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
其兵求與之決為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
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昔亮之死以為不見夫二人者決勝
負於此舉也亮之僑軍吏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

求乘其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
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
嗟乎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
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
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
然輕用其衆為忿憤之師安足為仲達也晉之朱伺魏為善戰
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
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
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
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
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文原則諸軍無

事矣昔者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
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
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止且當避
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
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
人不足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帝歲之
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飢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
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
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
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
而可伏疑其偽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

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譎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
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為曉機者道也

鄧艾 何去非

何去非論曰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
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
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
主於固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
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
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禍
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今當斬
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

臣與師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
屬嵩卓不受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
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
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
所以舍卓者於今為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畧以為闡
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
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
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
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
今為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

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嘗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劍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憊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為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擅自裹輪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悸迫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為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苛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徵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克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為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卒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魏人君 溫公

溫公曰漢室不綱群雄乘擾乘輿播遷莫之攸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奮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焉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讎黨友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先主

後主

攻劉璋

子西

東坡

子由

子西論先主置酒大會於涪曰涪之役陋何足論哉至於樂與

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況於兵乎欲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蓋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東坡嚴顏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國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碁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病悖子由詩曰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

昔者嚴太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
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何足怪乘
勝使氣果若何斫頭徐死了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曹匹夫受戮
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閒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荆州

關羽

子西

少游

子西

子由

子西論魯肅以荆州借備曰漢時荆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
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荆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
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
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商部而備領
荆州牧君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
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

而周瑜獨以為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少游論魯肅以荆州借備若魯肅勸吳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
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
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王雖不欲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
也肅之策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
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搗滅其能合從兵力以抗
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
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
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
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
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

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系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在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罪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徒先主置吳盛為祭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如何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常見其髀肉先慨

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與與之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邪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子西論使關羽爭荊州并與吳連和曰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師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氣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辯此信天命有在哉

子由論先主為關羽伐吳曰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
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
臣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
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
弱本以漢季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
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
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悅而從之義無不
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奮不慮害兵
敗而繼之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怨則夫為得矣諸
葛孔明有言法孝直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
則孔明亦以伐吳為夫計矣

